



# “若有来生，再赴高原”

(接1版)

“我12岁时第一次见到王大夫，因为弟弟生病，我妈妈抱着弟弟带着我去王大夫看病，王大夫的屋子里都是书，他那会儿正在一边看报纸一边吃饭，见到我们，立刻放下饭碗，热情接待了我们。”旦考回忆说。

“当时弟弟经常肚子疼，症状持续了两三年，是王大夫治好了弟弟的病。”旦考说，“王大夫看我们条件差，还自己拿出十几块钱给了我们。”

王万青退休后，还主动投身到健康宣传工作中，协助乡卫生院工作人员开展疫苗接种宣传以及在接种疫苗前为群众做好健康告知。

有的乡镇比较远，骑马得半天时间，王万青就留宿到群众家里，第二天继续出发。

王万青跋山涉水为他人带去健康，而高原的寒风也侵蚀着他的健康，高原性肺气肿和肺心病已纠缠王万青多年。儿女多次恳求他离开玛曲去养老，却被他拒绝了。一次看诊后，王万青指着窗外蹒跚而去的牧民轻声说：“你看，他们需要我。”

## 一辆三轮车和三个药箱

刚退休那会儿，王万青坐在拉牛羊的车里到阿万仓去为牧民讲解健康知识。

“大概是2005年的冬天，父亲硬拉着我在兰州买了一辆‘兰驼’牌三轮车，让我从兰州开回了玛曲。”王团胜回忆说。

自此，这辆三轮车成了王万青退休后的新坐骑。

每逢赛马节、香浪节等草原盛会，他便载着药箱和宣传册驶向牧区。

他的车斗里装着血压计、常用药品，以及他亲手绘制的用藏语和汉语书写的卫生手册。

他经常拉着妻子凯娜同行作为助手。“不要吃没煮熟的肉”“少吃点盐，要多运动”……王万青耐心细致地叮嘱每一位牧民群众，希望他们多预防，少生病。

在草原上工作了几十年，草原牧区的常见疾病在王万青心中有一本账，他针对不同人群分类施策，不厌其烦地叮嘱每一名前来听他讲解的群众，同时还宣传民族政策、惠民政策，有他在的场合，总是围满了人。

在玛曲草原上，牧民们远远听见“突突”声，便聚集到帐篷外：“曼巴的‘铁马’来了！”

在王万青的家里，摆放着三个药箱：一个是由红十字药箱，这是他从上海带到阿万仓的初代装备，退休后用于家庭诊疗；一个是手电筒药箱，用于夜间出诊，王万青曾靠它完成多台紧急手术；最后一个是白色的急救箱，是他儿子王团胜给的，里面装着急救药品。

三个药箱见证着王万青治病救人的一生，也是他留下的宝贵财富。

“父亲退休后根本闲不住，时常义务下乡巡诊、宣讲，我曾劝他多休息，他却说‘医生哪有什么退休不退休’。”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王万青仍然保持着每天阅读医学期刊的习惯，时刻关注着医学前沿动态。

阿万仓镇是王万青工作过20多年的地方，这里的牧民对他感情深厚。每次他到阿万仓义诊、宣讲、牧民们总会早早等候，如同等待亲人归来。

牧民大爷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王曼巴，你退休了还惦记着我们，真是我们的福气啊！”王万青总是笑着回应：“只要我还走得动，就会来看大家。”

在宣讲和义诊过程中，王万青总会自费购买常用药品，免费发放给困难牧民。

群众对王万青的信任渗透在生活的点滴中。今年60岁的阿万仓镇贡赛村村民任青华，其一家人一直在王万青那里看病，退休后有个头疼脑热也是习惯性地找他。有一次，王万青对他说，你这身体也不太好，以后不要再抽烟了。任青华随即戒掉抽了20多年的烟。像这样的群众还有很多，大家在他的劝导下慢慢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简朴的平房内，王万青创作的布巾画作品让人眼前一亮。退休后，他用油画的方式画了近300幅反映健康教育、草原风情、民族团结等方面内容的布巾画。此外，他还把自己的工作经历画成了150幅生动的素描连环画《我在黄河第一弯》，每幅素描下方都配上说明文字。

这些饱含深情的画作既是王万青个人记忆的载体，更是他对草原生态变迁的生动见证。

“父亲特别关心当地的发展，他在巡诊宣讲的路途中，了解到医疗领域、生态领域的问题都会及时反映，希望能帮助群众生活得更好。”王团胜说。

2010年，王万青入选“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组委会给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只身打马赴草原，他一路向西千里万里，不再回头。风雪行医路，情系汉藏缘。四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

## 退而不休育桃李

退休后的王万青虽年逾花甲，两鬓染霜，但那颗赤诚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 王万青在诊疗途中。(资料图)



△ 王万青书房陈列的书籍和医疗器具。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 王万青(左一)为大儿子王团胜讲解医疗知识。(资料图)

▽ 玛曲县阿万仓湿地。(资料图)



## 三代人的家学传承

走进王万青家，左手边小平房的外墙上挂满了几十幅他的连环画《我在黄河第一弯》，记录着王万青数十年来的学习工作轨迹。打开房间门，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他生前整理的书籍资料，纸张都已泛黄，但笔迹清晰可见。

记者拿起一本《外科常用手术的错误与并发症》，翻开内页，蓝色字迹密密麻麻，但结构清晰明了，再搭配上亲手画的解说图，整本笔记犹如立体解剖教具。

“父亲对医学的执着深深影响了我。记得刚从医时，有一次写病例，在体格检查栏里笼统地写了全身黏膜无异常、淋巴结未肿大。父亲检查后，一向性情温和的他发了脾气，严厉地批评我，说这是对病人不负责任！医学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马虎。那天晚上，他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手把手教我如何详细记录每一个检查细节。”王团胜回忆道。

正是在这种传承下，王万青的子女、学生都继承了精益求精的态度。

“退休后，父亲利用空闲时间，整理了多年积攒的书籍资料和工作日志，希望后代能够作为文献资料使用，并将这些资料保存、传承下去。”王团胜说。

王万青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的子孙后代继续从医治病救人，为玛曲的发展多作贡献。

顺着爷爷的足迹，王团胜的二儿子扎西东智考上了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的定向委培生，毕业后将回到甘南州工作。

“儿子觉得爷爷的事业很了不起，他想继承爷爷的事业，为草原医疗事业贡献力量。”王团胜欣慰地说。

如今，王万青的精神正在新一代中延续：孙女英春拉毛在高校专攻智慧养老与管理，用科技赋能银发事业；外孙女增拉毛身着白衣在玛曲县人民医院践行护理使命。

三代人用不同方式诠释着医者的家学传承。

“当年考上卫校时，外公欣喜万分，不仅送我去学校报到，还承担了我全部的学费和生活费。”闹增拉毛深情回忆道，“工作后他要求我对每位病人都要详细记录护理笔记，反复研读分析——这个习惯让我受益匪浅。”

王万青虽已离去，但他的感人事迹永远留在了玛曲草原。

在玛曲县人民医院，新入职医护人员的第一课便是学习他的事迹；在阿万仓镇，他曾工作过的卫生院设立陈列室，陈列着他用过的医疗器械和生活用品，褪色的医疗箱装着未用完的药品，泛黄的笔记本里记载着他的行医历程，供大家观看学习；在草原上，牧民们时常怀念这位善良、敬业的汉族医生，他的名字成为当地民族团结和医生仁心的象征。

2024年10月，王万青离世的消息传遍草原，7天内，数千名牧民从四面八方涌来，哈达堆成雪山。这些牧民中，有他在牛粪堆上接生的妇女，有经他手术重获新生的孩子，更多的是在他客厅长椅上得到过慰藉的普通牧人。

“王万青虽然离开了我们，他的智慧和精神却激励着更多医者扎根基层、用精湛的医疗技术悉心服务群众。”

“王老师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将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王曼巴’对我们全家的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我们打心底里感激这位好人。”

遵照遗嘱，子女将他的骨灰撒向玛曲草原。当最后一捧灰烬融入黄河第一弯的碧波，牧民们唱起古老的祝福歌谣纪念这位把一生献给草原的医者。

王万青去世后的第3个月，妻子凯娜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最后的笔记，纸页上颤抖的字迹写着：“若有来生，再赴高原。”